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二十七）

作者：陈勇



建国大学儒教学生会

第十一天：
爪哇族教生维迪先生

11月13日 星期天

早上应林有机先生之邀，参加尖米士孔教礼堂青少年组织的周日宣道活动，虽然其程序和仪式与成年人的宣道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完全由一群十几岁的少年儿童独立完成，还是挺有意思。昨天下午我在青少年读经班上看到一个很活泼的男孩，他是今天宣道活动的司仪，看起来有十岁左右，调皮而聪明，可惜没有来得及问他的名字。九点钟左右，来参加活动的孩子们都陆续到齐了，一共有14个，很不错的出勤率。其中有一个最多两岁大的小女孩，也跟着大孩子一起，有模有样地学习孔教的礼拜仪式，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年幼时的圣人也独好学礼：“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少顷，主持仪仗式的小男孩宣布礼拜活动正式开始。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肩并肩，虔诚肃穆地走到孔子的画像前，然后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点燃香案上摆放的蜡像，再一起向孔子像诵读经文。上香仪式之后，全体孩子一起肃立，在音乐伴奏下齐唱《惟德动天》，也就是印尼孔教宣道活动的开场圣歌。在男孩到讲台上用印尼文宣读《四书》中的几个章节，这应该是宣道活动的主要内容，毕竟孩子的学识有限，无法像大人那样讲经。大家再一次齐唱三首孔教圣歌，然后是我安排的几个问答讲座。孩子们兴致勃勃，问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玛利亚在一旁做翻译。宣道活动的最后，那三个主持上香仪式的孩子再次走到前台，向孔子画像鞠躬，敬礼，并熄灭了蜡烛。随着三声悠扬的钟声，众人起立向孔子

像三鞠躬，整个活动宣告结束。有一个经营糕点生意的张佩华女士（Dede），家就在孔教礼堂的对面，她的几个孩子都定期参加礼堂的宣道活动，再加上她及丈夫都是孔教徒，可以说是一个虔诚的孔教家庭。孟母三迁，方才找到一个适合孟子成长的环境。张女士的家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左靠福德庙，面对孔教礼堂，一家的生活都与孔教紧密相关。今天司职音乐伴奏的就是张女士最小的一个女儿，而她的另外一个女儿即将到万隆上大学，也经常参加孔教活动。

向孔教礼堂主席林有机先生告别后，我们一行人向下一个城市班贾尔（Banjar）进发。与我同行的有张佩华女士和另外四位当地的女道亲，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翻译玛利亚，此外还有司机，一共九个人，把面包车塞得满满的。这辆车是尖米士礼堂的专用车，虽然有点破旧，没有空调，但是经济又实用。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竟没有感觉有多热，虽然当天的气温可能高达三四十度。车出尖米士城外，我们停在路边一家颇具印尼特色的餐厅吃午饭，有巴东菜的风格，但还有几道蔬菜我从来没有见过，新鲜欲滴，让我食指大动。其中一道菜，是我小时候的来自水稻田里的

野草，在这里却变成了一道特色菜，用青辣椒素炒而成，清新爽口，回味无穷。印尼巴东风格的餐厅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的菜都是现成的，一古脑儿全摆在桌子上，你吃什么自己拿，结账的时候算吃了多少，没吃的不算在内。我想这多少也体现了当地淳朴的民风，老百姓相互之间，不管来自什么种族，还是有最起码的信任。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抵达了班贾尔的孔教礼堂，几天前印尼孔教的徐再英学师刚来过斗望、尖米士和班贾尔三个城市举行宣道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孔教家庭出身的礼堂主席黄壹亮先生（Oey Eh Liang）和爪哇族的教生维迪先生（Widi），以及其他几位道亲热情迎接了我们。尖米士礼堂的几位娘子军把我交接给班贾尔礼堂手上，就像完成了接力赛跑的途中一棒，径直打道回府了。由于班贾尔礼堂当天没有宣道活动，所以开了一个简短的座谈会，黄壹亮先生作了礼堂的总体介绍。尖米士和班贾尔两地的孔教礼堂都没有会说中文或英文的人，因此翻译玛利亚一直随行。班贾尔也是一座小城市，人口大约20万，华裔家庭有300个，其中孔教信徒有200人左右，但是经常参加孔教活动的有75人。与其他地方的情

况类似，这里的孔教徒也以三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偏少。可喜的是，这个礼堂也有自己的青少年周日读经班，现在有14个孩子经常参加活动，年龄从幼儿园到上初中的都有。班贾尔礼堂建于1972年，日常开销靠信徒捐款，以及当地华商的捐助来维持，有时礼堂还要举办抽奖活动来筹集资金。由于该礼堂规模不算大，他们每个月举行两次活动，就是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另外再加一些传统节日、国家节日和婚丧嫁娶等特殊活动。

爪哇族出身的维迪先生直爽健谈，昨晚在尖米士礼堂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之后，连夜赶回了班贾尔，他是这里的教生。他四十出头的年纪，已经成家立业并养育有三个孩子。作为印尼孔教的年轻一代教职人员，维迪加入孔教的经历对于了解孔教内的非华族信徒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穆斯林，经常参加清真寺的礼拜活动，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自己完全认同的信仰。后来他又有意识地接触了基督教和佛教，仍然没有满足心灵的渴求。最后他终于在印尼孔教这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源泉，到现在已经信仰孔教十五年了。